

張大千一生為情牽

●馮幼衡（旅美女作家）

尊師重道真情流露

張大千先生的一生，世人多看見他在藝事上超凡入聖的偉大成就，我却在他身上看到一個無所不在的「情」字。

回憶剛入大風堂之初，憚於他的盛名，我秉著「多觀察，不開口」的原則，總默默的看老人家如何行事做人。那時我對他的了解不深，有一次接到一封自稱是他老友的海外來信，大意是：大千先生早些年送他許多畫，他都陸續變賣花用一空，自己荒唐日子過慣了，思及因頓半生，頗想在暮年往歐美一遊散散心，因此要大千先生再送他幾張畫以壯行色云云。我看了信，直覺得這個人簡直無賴，怎麼好意思提出這樣的要求？我以為大千先生聽了一定會不高興，至少也會覺得此人無聊，然而這些不快的感覺只是我這「唸信人」的，「受信人」大千先生臉上一點異色也沒有，而且很諒解的說：「某某人是吧？好好好，我會替他畫的。」這真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，等到日子長久了，才知道原來在他心目中，並沒有利害輕重啊，得失分寸啊。這些俗念，在他

的宇宙中，「情義」是個最單純的信仰。

第一次看到他垂淚是在提到向老伯的時候。向老伯是曾農髯的好友，那時大千先生不過二十出頭，正拜在曾熙門下學書。向老伯慧眼識英雄告訴曾熙說：「你的上千門生當中，我就只有這一張季爰將來會出頭，你自己倒未必會傳。」這句話給了年輕的藝術家多大的鼓舞，所以令他感念一生。

大千先生在談到先師曾農髯是遺腹子，出生時家貧屋破，太師母產後抓雪充饑的情景，又是淚漣漣的真情流露；談起先師李梅庵好吃大肉，常常到「小有天」去過癮時，兩眼不自禁的流露

辛勤老牛故作強人

以前我常不諒解，為什麼別人拿一些歷史上名家的假畫來讓他鑑定，他總說真呢？就連拿藉他之名作的假畫來給他過目，他不但承認，還努力的為那不怎麼佳的畫幅塗塗改改，我當時覺得他真是一點是非也沒有。後來才體會到他的苦心，是看人家花了大價錢，不忍讓人家傷心啊！他

只希望人家歡歡喜喜的出門，不要失望懊惱。也許對他這個看透世情的大畫師而言，畫的真假實在是不重要的，擁有它的人自認為真也就真了。文徵明對於想買賣書畫而拿給他鑑定的人一概說真，因為「要賣畫的人一定是因家貧；而想買畫的人一定是手頭上有兩個錢」，前者可以助人，後者無傷大雅，所以一概不假。

大千先生沒有文徵明那套理論，但是「情」是他一以貫之的哲學，而且他又是那麼尊重人和熱愛那個屬於中國重人情輕是非的傳統，我們怎能以今天西方「真理重於一切」的標準來苛責他呢？

在外人看來，大千先生是榮華一生，却不知實際上他勞碌了一輩子。

幾十年來，他一向以強人的姿態負擔起一家幾十口的生活，他欣然的這麼做，常常自比辛勤工作的老牛。為的是骨肉之間的這份情。近年來，大陸的兒女子姪個個想出來，即使出不來，旅遊一趟的心願也不能不滿足他們。

「……千數百年繪事，至清季而益衰，吾兄大千居士始以石公風格，力挽頹風，大筆如椽，

元氣淋漓，影響及於域外……世論吾兄起衰之功，為五百年所僅見，余則為整齊百家，集其大成，歷觀畫史，殆無第二人……。」

臺靜農先生的這段文章使我在大千居士八十初度那天，聽到了老人內心的獨白。

當時他正患病躺在中心診所休養。來探望他的人絡繹不絕，花籃擺滿了病房，熱鬧極了。等到一個比較靜寂的空檔，我唸了一會兒臺先生為他撰的「八十壽序」給他聽，他忽然神色落寞的說：「我實在慚愧得很，平日畫的都是別人要我畫的，其實那些畫都不是我內心真正想畫的。」雖然他的臉色很快的就恢復了常態，我聽了却是心頭一震，久久不能自己。

他晚年移居國內，是為自己的心靈找尋一份歸屬；但我知道，他心底有個更大的願望，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，能在不為生活發愁的情況下，畫幾幅真正令自己滿意的傳世之作。可是他，既不能擺脫既有的生活型態，也不能息交絕遊，於是只有日日在矛盾中過活。我相信他心中一定是相當痛苦的，生而為人，我們總只能過小部份自己想過的生活，生命中的大部份都由不得我們自己選擇，而大千先生對這點感受得比誰都深刻。我常能感覺到他的「身不由己」的無奈，他只是說不出口罷了。在他去世前，總算完成了一幅「廬山圖」，可是他的「廬山圖」却還沒有完工，我真希望他不是抱憾而去的。

四兩千金小扣大鳴

在大風堂的薰陶和大千先生的教誨下，我對

中國藝術的了然如涓滴滙流，漸漸的我有越來越多的問題要請他釋疑，近來每次上摩耶精舍向他請益，他總以「四兩撥千斤」的把我一些苦思不解的問題答覆得叫人心服口服。「別人小扣小鳴，大扣大鳴。」可是我的小扣却總換來大鳴的收穫，我每問一個小問題，他却答得既繁複又生動，目眩五色的談笑中，是一片落英繽紛，在他的描述下，古人不再是書本上僵硬的名字，而像我的朋友一樣親切可喜。

在大師入院的前幾日我去看他，那天早上他正在樓上作畫，我跑上樓去，他親切的和我打招呼，並殷殷的問及我的近況；其實每次見到他，我心底對他也許有許多關懷的話語，但是真恨自己一見了面，卻又變得木訥起來，不知怎麼表達。後來我們談廬山圖，談藍瑛在中國畫史上的地位，以及抽象畫的問題，談得興起，他索性放下手邊的梅花不畫了，專心的擺起龍門陣來。

因為他曾說過，抽象畫是由繁入簡的一種過程，對一個畫家而言，具象的路子走完了難免會走入抽象；於是我問他：如果抽象的路子也走完了怎麼辦？如果一味抽象不也是另一種僵化嗎？他沉吟了一會兒，忽然開了自己一個玩笑說：「你倒把我問倒了哩！哎呀！抽象畫這個東西，不能不懂，我們就算不懂也得裝的懂欸！」這就是他的可愛之處，永遠童心未泯，不能擺說教面孔。

後來因為午餐時間到了，我們沒有再談下去，如果話題繼續，我會問他：齊白石說畫家「畫得太像是媚世，畫得完全不像是欺世」，他的看法如何？也想請他把自己的廬山圖和畫史上著名

的范寬「廬山圖」、沈周「匡廬圖」等比較一下。相信他又會滔滔不絕，從畫家、藝術品本身，和審美的、經驗的、掌故的各個角度出發，構成一篇文章如錯彩鏤金的七寶樓臺，豐富我的聽覺和思想，誰知這些願望竟永遠落空了。

近來每次見他，都覺得自己越來越能了解他的心靈，談話時，一老一小，其樂融融；我只感到他的神態一回比一回慈祥，卻沒有警覺，為什麼他的言談笑語漸漸失去了往昔的豪氣和自負？我總以為他是太累了，卻從沒想過他會倒下去，在我的心目中，他是一個藝術不朽的化身和象徵，至少該活到九十幾歲啊！

有一回看完「梵谷傳」，深深為梵谷對藝術的執著不悔所觸動，一面思索著：似乎從來沒有人探索過我們中國畫家的內心世界是怎麼樣的？難道中國畫家從魏晉隋唐演進到近代，永遠就只停留在「寫胸中逸氣」和文人遣興這個層面上？歷史上的中國大畫家他們是怎麼思想的？他們的心靈活動是怎麼樣的？為什麼從來沒有人作過深入的探求工作？像大千先生這樣一個銜接傳統與現代，集中國顯隱（文人畫和職業畫）傳統於一身，一生畫風歷經三變的藝壇巨人，他的內心世界該是浩瀚如海洋，巍峨如山嶽，充滿著氣象萬千的面貌和瞬息萬變的風姿；他經常為經營心中的一丘一壑而苦思得晚上睡不著覺，白天還念念不忘的，我知道他心中另有一番天地，追隨的日子愈久，了解他愈深，愈覺有必要探索他這個不為人所知的內心世界。可是此生我已永遠無法實現這個夢想，思及此，內心頓時升起一股深沉的

悲哀。

在他陷入昏迷的日子裏，敬愛他的朋友們，日日夜夜在樂總的加護病房外徘徊不去，希望衆人的發願能讓老天收回成命。摩耶精舍頓時變得空空曠曠的；對他的朋友而言，摩耶精舍是因他才有意義的，如果沒有了他的這個照耀萬物、吸引各個行星的太陽，摩耶精舍只是個名辭而已。

他的過去，不僅代表一個時代的結束，為詩書畫三絕的傳統打了一個句點而已；在他的朋友

心目中，他的存在，為他周圍的人創造了一個人

世間再難一見的華麗歡樂場面，不只是好吃好聽好玩而已，他的豪情笑語點綴了寂寥的人生，他的藝術造詣使得平凡的世界變得莊嚴高貴，我們遂無視於外在世界的傾頹，只是盡情的享受，眼前繁華如花雨的時刻。而今，一切盡皆散去。

他的一生，是傳奇和平凡的結合；浪漫與古典的交融。傳奇的是他的天縱英才，如狂飈英雄在長空掠過，以一枝彩筆為世間留下眩人的畫幅；平凡的是他和常人一樣，一生為情所牽——對

這個世界一往情深。他的為情出世，做了百日和

尚，選俗後，又重入紅塵再結情緣，他的劫富濟貧（他自稱用畫圖富人的錢，然後資助窮朋友），充滿浪漫的色彩；然而他的入於傳統，一生奉傳統為典則又純粹是古典的風範。

我們所感到悲傷的，不僅是一代風流瀟灑隨風而逝的悵然；更有斯人一去，有情世界從此寂寞下來之痛。

然而，就他而言，也許只是還完了人世間的情債，因此便瀟灑瀟灑的走了！

中外文庫之二 戴笠和他的同志

增訂再版全一册新臺幣貳佰元
喬家才著

要目：虎穴游龍劉戈青。張家銓計擒酒井隆。淞滬指揮官楊蔚。胡子萍管人事交通。魏大銘建立通訊網。郝采蓮死裏逃生。王寶雲的悲壯故事。張秀君堅定沉着。張我佛立功異域。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。抗日硬漢張子奇。白世維一彈安華北。姜紹謨策反多奇謀。民運長才劉培初。汪祖華擅長訓練。書生法官沈維翰。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。何峩芳妙計安東荒。胡天秋高風亮節。鄭恩普落髮為僧。郝亞雄十不死。張揚明平反冤獄。考城壯士戴日暄。吳玉良與軍中諜報。黃昭明與翁俊明。陳祖康撰黃埔校歌。黃天邁外交英才。總報告專家劉啓瑞。蘇州青年壯士顧偉。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。王兆槐勇於任事。勞建白忠誠正直。金遠詢任重三湘。陶一珊戰訓有方。郭履洲鐵胆佛心。執法隊長毛萬里。馬志超忠直可愛。王孔安萬里壯行。中美合作憶蕭勃。周念行話少年遊。游擊能手阮清源。沉毅篤實張為邦。英邁練達楊繼榮。朱若愚堅忍實幹。簡樸勤謹誠樸。黃加持取締幫會。王志超入死出生。吳景中政訓長才。王崇五進出山東。楊遇春膽識過人。李葉超多面才華。樂書田「愚公移山」。吳安之錚錚鐵漢。謝鎮南報答知遇。羅敬殘而不廢等多篇，篇篇精彩，百讀不厭。全一册定價新臺幣貳佰元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